



# 汪曾祺笔下的微风皖韵

□程宏斌

初读汪曾祺先生文字时,我尚不知他与安徽的渊源。读到《皖南一到》时,他写道:“歙县是我的老家所在。在合肥我曾戏称我是‘寻根’来了。小时候听祖父说:我们本是徽州人,从他起往上数,第七代才迁居至高邮。祖父为修家谱,曾到过歙县。”

皖南行,站在歙县徽州古城的大街,仰望四面八柱的许国石坊,汪曾祺发出感慨:“这是我的老家,竟有一种说不出的感情。慎终追远,是中国人抹不掉的一种心态。而且,也似无可厚非。”汪姓是安徽歙县第一大姓,有“十姓九汪”之说,自古以来产生过很多的状元进士、文官武将、文人墨客,素有“东南邹鲁、徽商故里”的美称。原来徽文化的基因早已深深地烙印在汪曾祺的骨子里,难怪在他的作品中时常看到那些熟悉的微风皖韵。

1989年秋,汪曾祺与林斤澜到安徽参加《清明》杂志创刊十周年活动,会后主办方安排作家们到徽州采风,他在《皖南一到》中记录了徽州之行所到所感。住宿合肥漫步街头,他称赞“合肥菊花很好,花大,棵矮,叶肥厚而颜色深”。后来在《北京的秋花》中,他又写道:“全国有几个城市的菊花都负有盛名,如扬州、镇江、合肥,黄河以北,当以北京为最。”想必是合肥的菊花给他留下很深的印象。

十多年前,所在公司的事业部因为业务之需,我去过美国宾州总部几次,印象最深的要数第一次,选择在纽约转机,那也是我第一次踏上美国的土地。

东航飞纽约肯尼迪国际机场的航班航程需要飞行15个多小时,每隔5个小时用一次餐,在飞机餐吃得发腻、人快飞傻的状态下终于抵达目的地。操着自己才能听得懂的英文过了海关,搭上前往市区曼哈顿的机场巴士。巴士摇摇晃晃地开几十分钟进入曼哈顿的一车站站去,连比带划跟司机说要转车去纽瓦克机场(顶头上司老金从北京乘坐国航航班抵达纽瓦克机场,计划一起转机去宾州的匹兹堡)。热心的司机一边帮我取下大件行李箱,一边热情指引我到马路对面去转到纽瓦克机场的巴士。我拿出两张一美金的纸币递给司机小哥,小哥开心地收下。

曼哈顿到纽瓦克机场的巴士车程大概只用了二十来分钟,超乎我想象的近。纽瓦克机场名义上称为纽约的一座机场,事实上并不在纽约地界,属于新泽西州。抵达纽瓦克机场后,找到转去匹兹堡的美联航的登机柜台,与老金接上头。不巧的是遇上美联航此趟航班超售情况(航空普遍的“潜规则”:每趟航班通常会售出比实际座位稍多点的票,预备一些乘客临时赶不上航班或行程有变,这样可以确保航班的上座率,如此就会导致一些后到的乘客陷入有票无座的窘境)。在经历一个多小时位置候补等待后,终于踏上前往匹兹堡的飞机。这是一架迷你式小飞机,目测座位数不超过三十人,跟一部中巴车差不多,起飞和下降都是在摇摇晃晃的状态下完成的。那时脑海里就在想

汪曾祺写安徽的这些文字背后,隐约透出几分微风的气息。那气息是内敛的,如同徽州人家的天井,四面高墙围住一方青天,外人不得窥其全貌,唯有从门缝里飘出的几缕茶香,暗示着里面的乾坤。

在小说《受戒》中,写到仁渡有一回在打谷场上乘凉的时候,一伙人将他围起来,非叫他唱两个不可。他却情不过说:“好,唱一个。不唱家乡的。家乡的你们都熟,唱个安徽的。”“姐和小郎打小麦,一转子讲得听不得。听不得就听不得,打完大麦打小麦。”这段民歌虽然没有听到声音,但字里行间隐约有一种安徽五河民歌《摘石榴》的韵味。悠扬动听的五河民歌在淮河流域中游顺流而下传到下游的高邮里下河地区,想必给童年的汪曾祺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汪曾祺是戏剧家,对昆曲尤为喜爱。在西南联大求学时,他就参加了西南联大的昆曲社,会唱、会吹笛子。结交了许多热爱昆曲的朋友,像从苏州走出去的合肥张家兄弟张兆和、张充和、张宗和,他们经常在一起拍曲,交流心得、切磋技艺,共同享受传统曲艺带来的快乐。戏曲都是相通的,在小说《小芳》中他写了一位安徽无为保姆和安徽地方戏庐剧的故事。主人公很聪明,耳音特别的好,记性也好,不

论什么歌、戏,她听两遍就能唱下来,而且唱得很准,不走调。“这真是难得的天赋。”汪曾祺称赞道。庐剧,原名“倒七戏”,又称“小倒戏”,流行于安徽境内皖中、皖西、沿江的大部分地区和江南的部分地区,与徽剧、黄梅戏、泗州戏并列为安徽四大优秀剧种。不愧为戏剧研究大家,汪先生对庐剧的唱腔精髓一语中的:“庐剧的曲调曲折婉转,如泣如诉。她在老太太家时,有时一个人小声地唱,老太太家里人问她:小芳,你哭啦——我没哭,我在唱。”我想,安徽的读者看到此处,一定会扑哧一笑,深有同感。

汪先生是美食家,写吃食最见功力。在他笔下臭鳃鱼、毛豆腐、屯溪烧饼等徽菜名点都有描述。在自述《我的家》中写道:“我们的老家是徽州,我们家有些菜的做法还保持徽州传统。比如肉丸蘸糯米蒸熟,有些地方叫珍珠丸子或蓑衣丸子,我们家则叫‘徽团’。”

皖南一行,汪曾祺去了屯溪老街、歙县古城和黟县西递、宏村。因为时间的关系,绩溪没有成行,对于美食家而言甚为可惜。绩溪是徽菜的发源地,被誉为中国的徽菜之乡和中国厨师之乡。如果汪先生那次能到绩溪县品尝正宗的“徽州一品锅”,定会味蕾大开、开怀畅饮,写就一篇名扬天下的徽菜篇章。

出售纪念品的柜台。之后穿越几条马路来到联合国大厦门前的广场,门前几百根光秃秃的旗杆,才想起当天是休息日,联合国大厦也不例外。联合国大厦不远处是纽约港,码头处可以远远眺望扬名天下的自由女神像,匆忙拍了两张照后开始返回纽瓦克。

后续两日无话。很快到了出发回国的日子,我和老金在纽瓦克机场“各奔东西”,老金从纽瓦克机场搭乘国航航班回北京,我则需要赶到几十公里之外的肯尼迪国际机场搭乘东航航班回上海。搭乘纽瓦克机场途经拉瓜迪亚机场直达肯尼迪机场的小巴,机场小巴售票处的黑裔小哥用起中文跟我唠嗑,说其曾在广州生活过两三年,很喜欢中国,末了还跟我要了电子邮箱。小巴类似国内金杯面包车,开车的司机是一盘着布帽子的男子,看打扮貌似中东裔抑或印度裔。车上邻座一东方长相的男乘客主动跟我用中文说,我帮你跟他交流。车启动出发后,这位男乘客跟我聊起天来,说他从香港来,要从拉瓜迪亚机场转机去加拿大。随后主动递给我名片,热情地邀请我去香港时去他那里做客。这哥们在拉瓜迪亚机场下车之时,还特意跑去跟司机强调一番,务必提醒我在肯尼迪机场一号航站楼(肯尼迪机场有五个航站楼,东航航班停靠一号航站楼)下车,这态度着实让我感动。

抵达肯尼迪机场顺利办理了相关登机手续,美国并没有出关的流程,近乎搭乘国内航班流程。候机区的免税店里,烟酒柜台售卖员是一华人,向我推销茅台酒。想了想,个人收藏品中白酒系列是缺少茅台,于是拎上两瓶带回国。

乌镇的水平静,然而流动的,它从天目山而来,带着东吴的古风、吴越的富庶、南宋的脂粉香,滋润了乌镇一代又一代的子民。纵横交错的流水与河道上的72座古石拱桥,让乌镇成了“枕水人家”,临水而建的白墙黛瓦石板路桥带着明清的风采,融于当代。我坐在乌镇小河高高的石拱桥的石栏杆上,忽然有了一种奇怪的感觉,仿佛自己成了巨人格列佛,可以平视或俯视那些平房木楼黑黝黝的瓦屋面和河埠头走动的游人。

我特喜欢那些写实很强的江南街景和小桥流水的钢笔画,画中的屋面黑瓦,笔笔有形,片片似真。当某个场景放在你的眼前,你未必喜欢,可一幅写实的同样场景的钢笔淡彩画,却能打动你的心,让你欣赏。那一笔一划,一景一物,一枝一叶,配上淡淡的色彩,即是一幅幅自然的江南韵味。在乌镇,你用两手食指拇指一框,便框出了一幅幅动人的如钢笔淡彩般的图景,呈现出悠远平和淡泊儒雅的意境,不知是人处风景里还是身在图画中。

蹲在河边,举起手机,进入镜头的精致石码头,忽然让我想起电影《林家铺子》,电影中的林老板打开临河的后门,带着家人从码头登上乌篷船逃离铺子的镜头,那场景,不就是这临河的一个个石码头中的一个吗?林老板不知逃往何处去,码头依旧观往來。

绿莹莹的乌镇水,倒映着古老的河边人家,两岸树木,绿叶红花,流入古老的京杭大运河,入江入海,完成了它的循环,留下了人杰地灵的一个历史文化名镇。

茅盾是乌镇出生的一位现代重要作家。我参观了茅盾纪念馆,拜访了茅盾故居。故居里陈列着茅盾先生的文学踪迹,先生的文学作品成了中国现代文学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小说《林家铺子》便是代表作之一。

木心也是乌镇人。乌镇保留着木心故居,新建的木心美术馆坐落在乌镇大剧院旁,陈列着先生的美术作品与文学作品,让参观者了解先生在美术与文学方面的成就。我看到了先生独创的“转印画”。转印是一种技法,把颜料涂抹在玻璃或其它硬质材料上,将画纸覆盖上面,让颜色落在纸上,形成一种随机的画面,再根据似是而非的画面形态,加以发挥,形成自然随机与创作者随形找形的平衡,从而达到一种“画”的效果。这种效果,倒有点与我在美化橱窗时,先将颜料滴在水面,再以画纸覆盖后

三月的春风,轻拂过高邮湖畔,也吹进了这座古城的街巷。有这样一群特殊的女性——她们不是春风,却比春风更暖;不争春风,却让整座城因她们而春意盎然。在高邮,太阳雨志愿者协会的名字温暖而响亮。而更动人的是,这支队伍那一抹抹跃动不息的“巾幗红”。从会长到会员,几乎是清一色的女性身影,她们是女儿,是妻子,是母亲,更是这座城市血脉里最柔韧、最炽热的春之脉搏。

七年光阴,她们始终牵挂一处最静默的角落——甘垛麻风村,在这里居住的一群特殊残疾老人,成了她们最亲近的人。逢年过节,那辆载满物资的爱心“大篷车”便如约驶来。米面粮油是心意,而她们亲手做的菜才是真正的“家的味道”。与老人们围坐一堂,夹菜、添汤,一起吃一顿饭;谈笑、逗趣,唠几句家常,那温馨的画面,像极了一家人。

她们的爱心,从不喧哗炫耀,总是洒在最需要的地方。为困境学子奔走筹款,用柔韧的肩膀托举起一个个青春梦想。她们的目光,也关注着那些模糊的视界——专程带着偏远乡村的老人进城,免费诊治白内障,只为让那一双双沧桑的眼睛,重新看清这世界的斑斓。

她们的温暖,也流淌在日常的细节里。夏日的驿站,一杯凉水解渴;

# 乌镇随想

□汪泰

取出,在画纸上形成一种光怪陆离的美化效果而相拟。

乌镇作为历史文化名镇,还有好些颇有特色且专业性很强的小型博物馆,如“百合古床展馆”“三寸金莲馆”……这些充满古韵的物事,让人接触了历史。百多张古色古香的木床,带着千百年的余温,带着繁华精巧的式样、精致的手工,让人去想象古人的幸福与其中的血泪。如今现代化的单元房,再也容不下这些古老的豪华,它们集中在一起,让人观赏,让人了解历史,也算是物尽其用。三寸金莲的再现,让年轻人了解了中国妇女的血泪史。三寸金莲是中国儒文化之下的糟粕之一,封建礼教把妇女禁锢在桎梏里,三寸金莲满足了礼教的审美视觉,却摧残了女人的健康。三寸金莲者都已故去,而这些奇异的小鞋正在展现着古老的悲痛。看着那一双双只有十厘米长的三寸金莲,脑子里不由浮现出奶奶的身影。老年的奶奶,挪动着一双小脚,艰难地忙碌。再看看展橱面前年轻女孩惊讶的眼神和她们那双自白的长腿舒展的大脚,不由长长舒了口气——换了人间。

看着街两旁刻着花纹的木柱雕栏,看着绿莹莹的流水,看着一座座高高的精致的石拱桥,看着一家家后门口精巧的石工小码头,看着前方远远的石板路,难以想象当初建镇时的繁忙。乌镇不靠山,却是满眼的石工石料,一点点,一块块,一船船,是怎样如春燕衔泥般的劳作?当年的繁华不再,只留下后来者许多的想象。

乌镇景区留下的片片古屋,有好些年久失修的房子已显颓势。交谈中得知,原住居民都已迁徙到别处,旧房屋均被文旅集团购买,重新修葺作他用。不知道再过几百年,那时的人们还能不能再见到这样的古镇?

走在脚下的石板路上,我想起家乡,想起古镇界首老街的石板路,想起古镇临泽老街的石板路,石缝间的苔痕,顽强地呈现着丝丝缕缕的翠绿,街上的行人却已寥寥;这些古运河边曾经的辉煌,随着时代的变迁,已如明日黄花,不知今后将如何?

再见了,乌镇的水;再见了乌镇的石板路;再见了,沧桑古旧的乌镇老街……

# 十里春风不如你

□刘小平

寒冬的街头,一碗亲手熬制的姜枣茶暖心。她们把这份关爱,递到交警手中,递到环卫工人手中,递到快递小哥的掌心,也递进了这座城市的心里。当城市需要她们,她们又拿起工具化身“古城美容师”,让青石巷更清洁,让运河岸更靓丽,让高邮的春天更美、更长……

她们的力量从何而来?是筹募资金时的不辞辛苦,是链接社会资源时的真诚执着。她们牵起机关、企事业单位和爱心人士们的万千微光,将涓滴善意汇成奔涌的春潮,汇成爱的江河。

这,就是高邮太阳雨志愿者协会的“巾幗红”。她们不是旗帜,而是火种;不靠呐喊,而以行动作答:女性之力,可似春风化雨,润物无痕;亦可如朝阳破云,灼灼其华。

十里春风拂过千山万水,却不及她们俯身时扬起的发梢,不及她们递出热茶时掌心的温度,不及她们望向老人、孩子、陌生人时,眼里恒久不灭的光。她们本身就是春天——所到之处,冰消融泄,草木萌动,人心向阳。